

昨夜，我做了一个怪梦——大淖干涸了。文游台荡然无存。鸪鹑无枝可栖。汪曾祺彷徨在沙漠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于是，我醒来后，匆匆来到了大淖。

大淖不大，但是很美——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蒹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大淖记事》》

这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就是这个大淖曾经令人意恒轩轩！

台湾作家施叔青曾向汪曾祺提出要到高邮来看看大淖，素来好客的汪曾祺断然拒绝了：“不能看，就如同我自己一样。”后来，汪曾祺解释说——

我去年回乡，当然要到大淖去看看。我一个人去走了几次。大淖已经几乎完全变样了。一个造纸厂把废水排到这里，淖里是一片铁锈颜色的浊流。我的家人告诉我，我写的那个沙洲现在是一个种鸭场。我对着一片红砖的建筑(我的家乡过去不用红砖，都是青砖)，看了一会。不过我走过一些依河而筑的不整齐的矮小房屋，一些才可通人的曲巷，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甚至某一家门前的空气特别清凉，这感觉，和我四十年前走过时还是一样。《《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大淖因为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得以出名。前几年，政府投入了六千五百万元整治了大淖环境。目前大淖，石栏围岸，桃柳交错，梧桐招风……可惜没有了沙洲，没有了茅草、芦荻和蒹蒿，没有了炕坊、磨坊、浆坊和草行，没

从家出来转弯向北不远就是市区的垃圾处理中转站，我上下班都要从这儿经过。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还在睡梦中时，清洁工们上穿红马夹、脚穿一双不透气

的胶鞋穿梭在宁静的小巷里一丝不苟地来回打扫着，收拾、清除着一个个垃圾桶、垃圾池里的垃圾，然后弯着腰使劲地拉着装满垃圾的板车一步一步地朝着中转站走来。高温酷暑下的垃圾处理中转站垃圾成山，环境恶劣，十分脏苦。沸沸扬扬的灰尘，一阵阵的恶臭袭来，路过的人有的捂鼻而去、侧身而过，有的还念叨着“臭死了，臭死了！”，而清洁工人们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手脚不停地铲、清、装、洗，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他们不怕被嘲笑，承受着世俗的偏见，多么高尚的品质啊！

我认识一位姓张的大爷，他是负责我们社区卫生包干区的清洁工。一天我走近他问：你们这样辛苦一个月有多少钱？你不会找点别的事做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们要求不高，能有份活干干有点工资拿拿也就满足了，干惯

我住的小区环境优美，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自然心旷神怡！

我茶余饭后，常常徜徉在林荫道上，悠闲自得地观看景色，人流以及一家房屋窗外的鸟笼。这鸟笼的主人是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颇有名气的老美术工作者，他爱生活，爱自然，喜爱小鸟。我曾问过他：你的鸟笼怎么有三至四个挂在窗外？你的鸟是从哪买的？他神秘地笑了笑，娓娓向我道来。因为爱鸟，所以就经常观察鸟的生活规律和鸟的行踪。早晨，当朝阳喷薄欲出，透出万道霞光时，动听的鸟声就飘荡在林荫道上，只见它们站在枝头享用着香樟树上的花和花蕾，捕捉着树杈上的昆虫及虫卵，轻盈地在枝头之间跳跃，让香樟树上的花粉飘拂了起来，洒满了枝头，洒满了小道，无形之中起着传花授粉的功。中午时分，小鸟似乎善解人意，不知是在向往远方觅食、玩耍，还是在哪里栖息，小区的林荫道上幽静宜人。当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时，鸟儿又开始了歌唱，有的互相追逐嬉戏，有的嘴里得意地叼着小虫，歪着头两边张望，不知是在炫耀自我，还是在寻觅知己，浑然一幅百鸟嬉戏图。

当夜幕降临时，鸟儿发出了叽叽的低吟之声，有的蜷缩在树杈之间，有的扑楞楞飞来飞去，似乎在寻找栖息之地……此情此景，萌动了这位画师的

有了水车、牛棚和乌篷船，没有了卖糖的、卖风菱的、卖熟藕的、卖紫萝卜的、卖山里红的和卖眼镜的，没有了锡匠、铜匠和挑夫……那些大淖人家似乎不翼而飞了！

他们还像候鸟一样飞回来吗？我在大淖岸边徘徊了半天，看见各种鸟雀跳跃在树枝上，惟独没有昨夜梦见的鸪鹑，怅惘之情油然而生。

跨过东大街，我直奔竺家巷九号和十一号。两户间有标志：汪曾祺故居。九号现住着汪曾祺妹妹汪丽纹和妹婿金家渝；十一号现住着汪曾祺弟弟汪曾庆。两户只有六十平方左右，中间有个杂杂大的过道相通，且有大大小小的花盆，自有一番幽香的韵致。金家渝说：“这里只是当年汪家大宅院的后门偏屋，大门在东边的科甲巷（今傅公桥路），有庭院，有花园，有客厅，有店面房好几间！此外，汪家在臭河边还有一二十间房，另有两千多亩地，多为草地；开了‘万全堂’‘保全堂’两月药店，这些都是在他祖父汪嘉勋手上置的家产。”汪曾祺生前多次找“父母官”要求政府落实政策，归还几间闲置的汪家旧宅，改善弟妹的生活条件，以便自己回乡小住写作，结果大失所望，只能望房兴叹：“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

廻回东大街，我向文游台走去，影子跑到了身子前面。不经意间，夕阳染红了文游台上的缥气，暮色顺着东大街漂流而下，流入了郭家巷、窑巷口、永安巷、草巷口、大淖巷、科甲巷、竺家巷……湮没了吉升酱园、姜大升茶食店、连万顺酱园、如意泉、保全堂、邵家茶炉子、王家熏烧店、碗盏店、陶家炮仗店、戴车匠家、源昌烟店、马家线店、严氏阁、如意楼、得意楼、万全堂、七拳半烧饼店……于是，“很多歌消失了。”《《徙》》

站在文游台下，站在汪曾祺纪念馆门前，我看见鸪鹑颀颀在半空中，情不自禁地道了一句：汪老，魂兮归来！

了就不觉得怎么了，我们钱不得多少，但生活还能过，心情不差，自由自在的。从他的口中我找到了快乐的秘密：知足就快乐。是啊，清洁工一月工资也就是1000

多元钱，没文凭没技术，上有老下有小，干着脏苦累的活养家糊口，你要问：这些清洁工快乐吗？地面整洁了环境优美了，百姓满意了他们就快乐；有个岗位、有份报酬，高热天气发点降温用品，节假日补贴一二百元，他们满足了。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愉快的笑容，笑得那样开心，那样爽朗。他们的生活平凡而清苦，可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却有很多美好的享受：享受尽职尽责后的快乐，享受干净整齐为居民们带来的惬意，享受扫帚扬起而发出的乐声……是的，只有心平气和地、尽心尽力地去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有这样的享受。只要是十分热爱生活的人，便能在普通的劳动中找到乐趣和满足。这样的生活，简单快乐，不受名利所困扰，没有欲望和索取。即使非常辛苦，一样乐趣满怀。

一个奇妙而智慧的设想。他在窗外放了几个鸟笼，在笼中放了小米、杂粮，敞开笼门，引鸟进来栖息。从早春二月直至深秋十月，未见鸟儿光顾舒适而温馨的鸟笼。但是只要细心观察，鸟笼

周围的鸟儿多了，飞来飞去地围着笼子转，而且好奇地、警惕地盯着笼子里的食物，胆子大的鸟儿站在笼口把头伸进去，偷食吃，就是不进笼子……

转眼，冬天到了，随之而来的是呼啸的西北风和纷纷扬扬的白雪。鸟笼子照样挂在窗外，照样放好了食物和水。在这个季节，只有在中午的时候才能看到鸟儿在披着银花的树枝上跳来蹦去的觅食。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鸟儿没有进笼子吃食，似乎对鸟笼门口有所警惕。然而，饥饿的鸟儿终究经不住笼中食物的诱惑，耐不住寒冬腊月的严寒，终于跳进了人为的善良的“陷阱”，享受了美餐和温饱。

善良且智慧的画师，为了与鸟儿同乐，采取来了去自由、进出听便的“政策”，让鸟儿既能吃饱，又能温暖，更能自由。只见鸟儿飞出笼子站在枝头，梳理着羽毛，卖弄起了嘹亮的歌喉。路过的人们，欣赏这隆冬季节的飞鸟图，享受着人与鸟儿同乐的美景。

我搬进新居已有些日子，感触颇多。

入住第一天，我爱人竟没有睡好，不是因为新入住的兴奋，而是由于景观水池里青蛙的鸣叫。它们像对歌似的，一只叫，随即一起“呱呱……呱呱……”地叫个不停。天渐明了，悦耳的鸟鸣不期而至，那美妙的声音沁人心脾。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下乡务农的日子。

我们的小区位于市政府的东侧，濒临沿河风光带，独具匠心的西式设计，舒适的绿化环境，使它成了小城的顶级小区，也成了婚纱摄影的首选地。我的两拨苏南亲戚来小区参观后，也赞叹它环境的美好，说这个小区要是放在苏南，也算得上是豪华住宅区。

这里的风有点“野”，没多大的风就能起“哨子”，真应了“城里的雨，乡下的风”这句话，但我喜欢起哨的风声。

时至大暑，天热得人煎熬，动则汗流浹背。空调间内，我们在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惬意的同时，还能聆听到树丛中传来的蝉鸣，虽没有过去那种此起彼伏的“聒噪”，然断续的蝉鸣竟也如此的“珍贵”。现在的城市，是很难听到蝉鸣的欢快，它如同新鲜空气一样的珍贵。想起小时候，许多昆虫都是我们的朋友。叭溜、蜻蜓、螳螂、蟋蟀、油葫芦、萤火虫……其中许多是自然界的歌唱家，它们的鸣叫让夏夜的世界充满欢快，让我们的童年充满童趣，它们是大自然美妙的天籁。

过去庄上有个用牛的好手人称“蜜爷”。他一世“捧牛屁股”过日子，犁地、耕田等农活做得好，尤其是每年夏秋季“打场”忙得不可开交。早稻上场后，直到晚粳稻收获结束，蜜爷和他的那条黑水牛一天也闲不下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大集体到联产承包直到分田到户，收获稻谷一直靠打场把稻草分离开来，最后扬、晒归仓。蜜爷和他那条“犟牛”吃香得不得了。

打场其实工序很多，很是麻烦。在早稻登场前，先要进行做场的准备，集体的场面早已耕翻、耙平，做得好好的，每场面呈“整亮”形，场面是长方形的，中间隆起，两边略低，便于“爽水”，场面与场面之间都有一条墒沟，两头通河下水。打场之前，先要泼场，也就是浸场，男女劳力用 耢子拎水、粪桶挑水泼场。在泼场时怕场面留下脚印，凸凹不平，或者说是为了把水泼得均匀些，由两个人拖着芦蓑，把水泼洒在芦蓑上往后拖，这就是浸场。稍等泼过水的场面半干后，就是验场。牛拖着石碾子在场面上绕着圈圈验场，一碾子接着一碾子，纵验、横验、交叉验，这样场面才板扎、结实、光滑，利于打场，包

晚上在澄子河畔散步，总能或远或近地听见和着二胡和琵琶的扬州小调，那样的温软而亲切。古人说，十年一觉扬州梦，不知不觉，二十多年过去了，那熟悉的扬州小调依旧在耳边萦绕，仿佛并未远去……

搭台子，唱小戏，是小时候的事了。那时候，每年都会有江都的民间小戏班来到我们村里演出，布置相当的简单，选一块大的空地，借来两张八仙桌做台面，乐器班子围桌而坐。只见拉二胡的老头双目微闭，一手按着上端琴弦，一手拉着下端胡杆，“嗡嗡”调试之后，手指在琴弦上微微抖动，右手左右拉弦，胡音悠扬悦耳，老头还时不时地摇头晃脑，很是投入。演员也不用化妆，待二胡声起便雅唱起来。那时候正版磁带价格不菲，父亲总是将录音机放在桌子中央，用空白磁带现场录音，闲暇时分，便可以听上一段。小时候虽然听不懂唱词，却听熟了“杨柳青”“梳妆台”“倚妆调”等曲牌。

老金家的上海亲戚给他捎来一台唱片机，一张薄面圆形的唱片，放在转台上，唱针接触唱片，旋转出声，很是稀奇。大人小孩经常去听，老金放得最多的当数《王樵庵磨豆腐》和《小和尚下山》。小和尚下山说的是小和尚引诱小尼姑的故事，古代情节，却在唱词中融入当代生活元素，十分滑稽有趣；《王樵庵磨豆腐》更是家喻户晓，最有名的莫过于“五更天”的唱段：“一更天磨豆腐，什么东西来吵闹？蚊子来吵闹，蚊子怎么样的叫？蚊子，嗡嗡嗡的叫……”从一更天一直唱到五更天，豆腐磨好了，戏也唱完了。当时即便是小孩也会哼

蝉，我们习惯叫叭溜，每当天热的时候，叭溜的叫声便会适时地响起，它们鸣叫的分贝，似乎也

气温的高低成正比。叭溜的鸣叫有时也纷扰人心，扰人清梦，然而对于孩

童，却是一种不可多得乐趣。蝉鸣，它一直为文人墨客所青睐。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苏轼的“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写的都是蝉鸣的意境。叭溜一直不知疲倦地高亢吟唱，为大自然增添了浓厚的情意，它们不愧为“昆虫音乐家”“大自然的歌手”。借蝉抒怀，同一咏蝉，却有不同境遇与感怀。当年身为知青的我，面对喧嚣无休的蝉鸣，没有了孩童时的快乐，却多了“本以高难饱，徒劳枉费声”的烦恼，如今的我听到蝉儿的鸣叫，竟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快和爽意，也多了一份珍惜。

夏日看流萤，是充满了童趣的雅事。萤火虫在街头巷尾游荡，伴我们度过难眠的酷暑；村庄上流动的绿光，让寂静的夜晚充满着神秘。萤火虫，在现代城市中早已成了奢望，但在我居住的小区内，我见到了萤火虫的流光闪烁，虽数量稀少，却让我有了不小的感动，也让小外孙女知道了“囊萤照书”的故事。

青蛙、叭溜、萤火虫……在锐减，都与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过度的水泥阻断、生态环境的污染、农药的过度使用等等有关。大凡蝉鸣、蛙叫、萤飞的地方，那里一定是树木茂盛，环境幽静，空气清新

想。括以后晾稻晒场。

打场是收获稻子的关键。地处水荡地区，收获稻子很是辛苦，先把成熟的稻子用镰刀一把一把割下来，捆成大把后肩挑上船，再把装满稻子的把船撑靠到场面的码头上，然后再一捆一捆挑上场，用镰刀割断把腰子，拿叉子均匀地铺盖在场面上。这时蜜爷就赶着套有牛角头、拖着石碾子的黑水牛，上场打场了。蜜爷在打场时，嘴里哼唱着“打场号子”，伴随着石碾子吱呀吱呀的声音，十分清脆动听。蜜爷打场悠然自得，不慌不忙，逸逸当当。功夫到了，场自然就打熟了，稻草也就分得清清楚楚。

场打好后便是起场。人们用叉子把打熟的稻草一尖尖堆好，两人用草杠把草抬到荒场上去晒，再把稻谷抖出来，拖耙拖、推耙推，筛子划，扫帚掠，男劳力把堆好的稻谷用扬锨迎风扬，把稻瘪子等扬净，这就是扬场。把扬净的黄灿灿的稻谷放在场头上晒干，最后才颗粒归仓。

夏秋季雨水多，打场最怕的是遇到雷阵雨天气。一旦碰到下雨，就要抢场了。为不让到手的庄稼淋雨受损，男女老少丢掉耙耙拿扫帚，都火急火燎地投入到抢场当中去，收的收，堆的堆，扫的扫、盖的盖，等雨住场干后再打场。

上一两段，至今让人十分回味。

过年的时候，总会听到广播里播放的《丈母娘夸女婿》、《送麒麟》等贺岁扬剧。提起《丈母娘夸女婿》，当年可谓风靡一时。其间曲牌诸如“杨柳青”“麒麟调”“梨膏糖调”“道情调”等俱是朗朗上口，耳熟能详。母亲和父亲商量了很久，决定去买一盒正版录音带，去音像店一打听，十元一盒不还价，徘徊了好一会，终究没有舍得。晚上九点多，高邮广播电视台一档戏曲栏目正好播放该剧，父亲急忙拿来录音机翻录，夜深人静，录音效果相当好，第二天父亲便拿出来炫耀，吸引了好多邻居围坐聆听。

当港台歌曲在生活中尽情传唱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慢慢长大，好像扬剧也离我们渐渐远去，只能偶尔在乡间人家办喜事的时候才能听到那似曾熟悉的扬州小调。一次偶然的机会，打开了扬州扬剧网，听到李政成夫妇的《扬州小巷》，婉转、悠长的唱腔，顿时吸引了我……喜欢有的时候没有来由，只是觉得它亲切、温婉，那种淡定、自然的熟悉，仿佛与生俱来，总是时常从心里冒出来。每当看到台上演员情至深处，泪眼朦胧，台下听众身临其境，抹泪鼓掌时，内心总是一阵莫名的感动。

澄子河畔的几处凉亭和长廊里，总会有不少票友在那里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置身水面的浮桥，静看一弯明月穿梭于浮云之间，河畔的纤柳舞弄着清风，月色如水，耳畔飘过清曲的委婉和悠扬，让人沉醉……于是很享受这份夜阑深深、静卧亭榭，观秋风浮云、揽水中晓月、听悠扬雅声的禅境，幻想着自己能在期斯斯景中沉沉睡去，在梦境中回味扬州小调的婉转和悠扬。（请作者告知通联方式，以便奉寄薄酬）

蝉，我们习惯叫叭溜，每当天热的时候，叭溜的叫声便会适时地响起，它们鸣叫的分贝，似乎也

气温的高低成正比。叭溜的鸣叫有时也纷扰人心，扰人清梦，然而对于孩

童，却是一种不可多得乐趣。蝉鸣，它一直为文人墨客所青睐。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苏轼的“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写的都是蝉鸣的意境。叭溜一直不知疲倦地高亢吟唱，为大自然增添了浓厚的情意，它们不愧为“昆虫音乐家”“大自然的歌手”。借蝉抒怀，同一咏蝉，却有不同境遇与感怀。当年身为知青的我，面对喧嚣无休的蝉鸣，没有了孩童时的快乐，却多了“本以高难饱，徒劳枉费声”的烦恼，如今的我听到蝉儿的鸣叫，竟会有意想不到的欢快和爽意，也多了一份珍惜。

夏日看流萤，是充满了童趣的雅事。萤火虫在街头巷尾游荡，伴我们度过难眠的酷暑；村庄上流动的绿光，让寂静的夜晚充满着神秘。萤火虫，在现代城市中早已成了奢望，但在我居住的小区内，我见到了萤火虫的流光闪烁，虽数量稀少，却让我有了不小的感动，也让小外孙女知道了“囊萤照书”的故事。

青蛙、叭溜、萤火虫……在锐减，都与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过度的水泥阻断、生态环境的污染、农药的过度使用等等有关。大凡蝉鸣、蛙叫、萤飞的地方，那里一定是树木茂盛，环境幽静，空气清新

想。括以后晾稻晒场。

打场是收获稻子的关键。地处水荡地区，收获稻子很是辛苦，先把成熟的稻子用镰刀一把一把割下来，捆成大把后肩挑上船，再把装满稻子的把船撑靠到场面的码头上，然后再一捆一捆挑上场，用镰刀割断把腰子，拿叉子均匀地铺盖在场面上。这时蜜爷就赶着套有牛角头、拖着石碾子的黑水牛，上场打场了。蜜爷在打场时，嘴里哼唱着“打场号子”，伴随着石碾子吱呀吱呀的声音，十分清脆动听。蜜爷打场悠然自得，不慌不忙，逸逸当当。功夫到了，场自然就打熟了，稻草也就分得清清楚楚。

场打好后便是起场。人们用叉子把打熟的稻草一尖尖堆好，两人用草杠把草抬到荒场上去晒，再把稻谷抖出来，拖耙拖、推耙推，筛子划，扫帚掠，男劳力把堆好的稻谷用扬锨迎风扬，把稻瘪子等扬净，这就是扬场。把扬净的黄灿灿的稻谷放在场头上晒干，最后才颗粒归仓。

夏秋季雨水多，打场最怕的是遇到雷阵雨天气。一旦碰到下雨，就要抢场了。为不让到手的庄稼淋雨受损，男女老少丢掉耙耙拿扫帚，都火急火燎地投入到抢场当中去，收的收，堆的堆，扫的扫、盖的盖，等雨住场干后再打场。

上一两段，至今让人十分回味。

过年的时候，总会听到广播里播放的《丈母娘夸女婿》、《送麒麟》等贺岁扬剧。提起《丈母娘夸女婿》，当年可谓风靡一时。其间曲牌诸如“杨柳青”“麒麟调”“梨膏糖调”“道情调”等俱是朗朗上口，耳熟能详。母亲和父亲商量了很久，决定去买一盒正版录音带，去音像店一打听，十元一盒不还价，徘徊了好一会，终究没有舍得。晚上九点多，高邮广播电视台一档戏曲栏目正好播放该剧，父亲急忙拿来录音机翻录，夜深人静，录音效果相当好，第二天父亲便拿出来炫耀，吸引了好多邻居围坐聆听。

当港台歌曲在生活中尽情传唱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慢慢长大，好像扬剧也离我们渐渐远去，只能偶尔在乡间人家办喜事的时候才能听到那似曾熟悉的扬州小调。一次偶然的机会，打开了扬州扬剧网，听到李政成夫妇的《扬州小巷》，婉转、悠长的唱腔，顿时吸引了我……喜欢有的时候没有来由，只是觉得它亲切、温婉，那种淡定、自然的熟悉，仿佛与生俱来，总是时常从心里冒出来。每当看到台上演员情至深处，泪眼朦胧，台下听众身临其境，抹泪鼓掌时，内心总是一阵莫名的感动。

澄子河畔的几处凉亭和长廊里，总会有不少票友在那里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置身水面的浮桥，静看一弯明月穿梭于浮云之间，河畔的纤柳舞弄着清风，月色如水，耳畔飘过清曲的委婉和悠扬，让人沉醉……于是很享受这份夜阑深深、静卧亭榭，观秋风浮云、揽水中晓月、听悠扬雅声的禅境，幻想着自己能在期斯斯景中沉沉睡去，在梦境中回味扬州小调的婉转和悠扬。（请作者告知通联方式，以便奉寄薄酬）